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二)

袁 樞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二)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通鑑紀事本末

## 卷第四十一 下

###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匏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靺靨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而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順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陁。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曩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敍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



矩文進帥其衆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犇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

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四年。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與

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其年而釋之。撒刺阿撥帥其衆犇晉。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犇。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

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飯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與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秦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秋七月，契

丹恃其疆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二月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

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犇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犇。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犇。十二月癸巳，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贖。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

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劉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秃餒。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秃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秃餒以二千騎犇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搗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秃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會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



陶帝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會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則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窋。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窋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夏四月。契丹寇雲州。五月。契丹寇雲州。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三年。初。契丹舍利剽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剽刺契丹之驍將。勛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五月。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旣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緡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悔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爲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

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二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璋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犇還。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

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先是西川常發蜀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十二月。安重誨旣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詞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緜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斥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爲。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五月。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下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秋十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

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闓遂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闓，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闓、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鬻豕，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

衛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丁未。族誅董光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徽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石敬瑭入散關。陪州刺史王弘贇。溫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列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鎰。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問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



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鏜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犇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犇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卽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

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遣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闕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詔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奔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丁巳，李仁罕陷忠州。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尙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爲怨敵。乙未，李

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褻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

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璿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榜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士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

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旣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八月甲子。孟知

群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卽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吳爲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閬。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秋七月。以盧文紀。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卽皇帝位於成都。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

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卽皇帝位。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著聞，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旣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尙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旣還鎮，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



瑋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瑋懼。募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瑋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瑋。秋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瑋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瑋聞之。益懼。三月。石敬瑋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措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尙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

主耶。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初，石敬瑭欲嘗唐王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間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

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旣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犇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犇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疏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爲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

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候，仲秋傾國赴援。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澗，欲爲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營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今上御名，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

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瑋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瑋盡殺之。是夕，敬瑋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瑋手，恨相見之晚。敬瑋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瑋甚歎伏。壬寅，敬瑋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

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條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鄆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杖，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南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

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冬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勅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



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况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尙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在近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苻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梯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

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爲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圍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卽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尙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

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犇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

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四。戰馬千二百匹。曰。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苻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度河。犇于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犇。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

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爲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勗。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犇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旣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追廢唐主爲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爲祕書監。三月。以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或得唐潞王簪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册禮使。左僕射劉煦爲契丹主册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

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帝遣兵部尙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爲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光旣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兼樞密使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饒富。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

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苻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尙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侯。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向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恐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

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皓。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汗忠良。自今。繼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犇吳。爲人所殺。繼英犇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葛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苻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諫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苻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苻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舉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



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旣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瓊。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犇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唐州刺史。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犇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旣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

間。乙巳。赦張從賓。苻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尙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己巳。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苻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犇廣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旣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初。郭崇韜旣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卽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

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密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爲樞密使。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遇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就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尙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齊王天福八年。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犇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

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其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旣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答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並見契丹滅晉。戊，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侯秦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鬼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滋州防禦使。

卷第四十二上

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廩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尙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決。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爲昭義節度使。五年。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取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棧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黨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

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遣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勸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中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犇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爲憂。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彥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

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使于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珣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韃靼契苾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達靺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爲馬步都虞候。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

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珣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奏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卽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帝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間遣相往來無虛日。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



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玘權知州事。玘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玘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玘使將兵守南門。玘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玘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玘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苻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

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陳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恆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往復慰諭之。事見范楊之叛。帝遣使持書遣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蘄州人也。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答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苻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

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亡，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丁亥，詔太原恆定兵各還本鎮。辛卯，馬全節攻契丹秦州，拔

之。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比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秋八月辛

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乘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尙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

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苻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卽召入棄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苻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潼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

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尙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閭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

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鶴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爲我不能逆風以戰。而出其不意。爭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苻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轍。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鶴旣下馬。蒼黃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汗甚。今得水飲。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夏四



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飲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動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威至大梁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悉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秋八月丙寅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曩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容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旣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

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旣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蘄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鬪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帝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

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貨，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楊武谷，斬首七千級。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苻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

指揮使仍下敕。勝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幹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束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淖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度淖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諒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

遣高行周苻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犇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懷懷。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苻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閣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

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旣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柞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尙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

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閣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彥澤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閣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



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詈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苻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士衆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與襯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樹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

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犇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瑋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彘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

營。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伍爲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然爲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侗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旣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成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會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

兩畿及鄴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上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柎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

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問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王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寇氏揚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

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願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願。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卽。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掎。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釜。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卽。罷。率。民。傾。

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旣死。民相帥兵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卽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模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伍。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伍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苻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桶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



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勝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鬻骸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謙萬進出

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尙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犇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答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

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羆。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擬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太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卽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

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甲午，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汧，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甲辰，帝至晉州。帝之卽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史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

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六月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戊午。帝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諡號凡六廟。

###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恒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旣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下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

遣其子弘璉質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答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慕容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庚辰，帝發大梁。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東南路出兵應援。帝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皆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蜀主

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暉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饜肅衛都虞候李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拔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癸巳帝至大梁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暉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黨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尙遷延願望當以便宜從事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

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邪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丁丑。帝殂。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聽。弘琛。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承祐卽皇帝位。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尙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三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杖。旣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杖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爲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爲鳳翔節度使。竝同平章事。以景崇爲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犇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丁丑。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齋蠟丸。結契丹。屢爲邊庭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摠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爲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誦守貞所爲。奏請先爲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浚爲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尙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西面行營都虞候尙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八月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諭安。

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廩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

是守貞如坐網中矣。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爲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尙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摠倫詰之，摠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鵠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太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誠，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府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且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

客于李守貞。守貞爲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汧州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曷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執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柰衆無鬪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

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爲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恟。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李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讎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

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烏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蝮、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摠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脩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魍魎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彥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鎮國節度使。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鬥，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秦寧節度使苻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

贊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尙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初邢州人周璨爲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謀主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曩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詞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 卷第四十二下

郭威篡漢 劉晏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宣遺制令周王卽皇帝位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

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勤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旣恨二蘇排己。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害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旣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卽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



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酒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歐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帝卽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

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摺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邪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卽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邪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邪以爲太速。夫人卒。常欲以后禮葬之。邪復以爲不可。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邪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邪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邪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當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邪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閣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

以其謀告閩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等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儼從盡殺之。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郡，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眞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苻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閩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大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

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脩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閩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鸞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鸞。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辛巳。鸞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車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

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恐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驕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蠊耳。當爲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巖。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巖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東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勤舊。非死亡切身。何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尙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旣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巖。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犇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板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土間。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犇陝州。後匡贊。犇兗州。郭威聞帝遇弑。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御史何福進。將兵守明德。

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旣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襄疆。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寶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疑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宮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弑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日備灋。

駕迎贊。卽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誅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師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倍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鎮將荊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三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尙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卽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

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中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鎮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勳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監國自臯門入宮。卽位於崇元殿。



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藉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瀆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男女並死。漢瀆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卽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以衛尉卿劉焯。主漢隱帝之喪。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賀廢崇。乃遣使請賀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賀失位。奉賀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賀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賀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慕容彥

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蔭、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城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願我何是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

人也。丁未，契丹主遣其臣梟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卽位。丁巳，遣尙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誓使于契丹，乞兵爲援。詔加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卽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卽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卽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北漢李誓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攻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鄰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灋度，李

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册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漢主更名旻。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與衛融等詣契丹。謝册禮。且請兵。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瀛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瀛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虜亭。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使。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

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旣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閣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卽許之。旣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會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奉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

將至。退屯洙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犇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洙陽。彥超之勢遂沮。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弘等斬於市。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癸未。降秦寧軍爲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卽帝位。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

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堯。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兵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北漢兵屯梁侯驛。昭

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夔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苻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苻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何訓監之。重贊。憲州人也。癸未。帝命馮道。秦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曰。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

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者，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上之契，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



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日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駟。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倩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辰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濫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濫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爲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爲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苻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

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夏四月。北漢孟縣降。苻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可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卽降。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初。帝遣苻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旣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旣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渾潞晉絳絃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敍。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灋。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敍。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尙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

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輿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辛酉。苻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

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追。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勅爲忻州刺史。五月丙子。帝至晉州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衰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袁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袁。袁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苻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苻彥卿南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爲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辰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帝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衰。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卽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急。

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辰，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旣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返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儒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旣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

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帝詔吳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

二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穎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拒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淮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

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軍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驛陳穎。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輻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旣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旣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王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



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並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候章等攻壽州水塞。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曩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詎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

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秦州。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尙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願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

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充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僂。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唐王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壕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立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徽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

唐主以文禎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濠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尙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了。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六月壬申。敕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燃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無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乘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綆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進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

游者沒其船。下廩以鐵鑊。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甲申。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旣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旣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分命中使發陳蔡宋毫穎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禎。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

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器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尙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鸞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汭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特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垵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湓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湓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湓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

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犇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自上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旣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閣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竝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曷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孰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詔開壽州倉賑飢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唐郭廷謂



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上將軍。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旣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泝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

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秦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秦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爲神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贊舉城降戊午帝發楚州丁卯

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三月壬午朔，帝如秦州。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州舒蘄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自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閣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竝當罷歸，其蘆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竝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

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揚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竝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大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

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己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初。唐大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諡曰醜繆。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曷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旣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旣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旣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惠。世宗近之矣。

